

随着武汉疫情的发展,中央不断调动全国医疗资源紧急援助,其他国家也采取了人道主义援助。而自救是必不可少。一个快递小哥用实际行动影响到一批人参与疫情救助。据说,封城后,武汉城区有5万多名志愿者,甘冒风险,出钱、出力,主动承担起力所能及的事。我们敬畏生命,更敬畏他们的无畏和良善。

武汉小伙“蜘蛛猴面包”的《封城日记》,让我们看到封城后真实的武汉。

来自身边的力量

李元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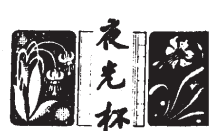
汉,宁静、有序。武汉年轻人的担当、理性,面对疫情,挺身而出让我们看到这座城市的希望!“蜘蛛猴面包”和他镜头里的那些年轻人,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,即便危没有受命,也自发出来做义工,个体老板免费给医务人员送盒饭,医院附近的宾馆腾给医生护士居住,甚至那些感染新冠病毒肺炎的患者,也能得到爱心人士的帮助,就连一些无人照应的猫,也得到了妥帖的安置,这样的悲悯心,温暖到人和动物世界。

目前支援武汉的医疗资源不计其数,复旦中山医院、华山

边看边聊

驾车游湘西。一千六百多年前,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,终于“找”到了,它在湖南省常德市辖下的桃源县,桃花源当然是古了,在前往张家界途中特意绕道而去。原来才通人的小口,现在是高大的牌楼,“良田、美池、桑竹”之外街道两侧商铺俨然,亭台楼阁、小桥流水交相辉映。桃花源也改革开放了,不再是“遂与外人隔绝,不知有汉”了,公共交通工具往来如梭;手机在时刻知悉世上动态;衣着悉如新潮人。

游张家界印象最深的是游览天门山景区,我们选择了B线,汽车上山,缆车下山。乘车上山要走天门山盘山公路,号称通



看到从小院移来栽在陶盆里的银杏、香樟小树苗,看到凌霄、五叶地锦渐渐膨突的叶芽,自然愈加思念起小院那满院的春树了。

原西南角上两棵18年生的高大香樟树,不知已开始春天的换叶了吗?人说秋风扫落叶,其实,春风除了吹绿岸柳,每年都会扫落厚厚一层焦黄的香樟老叶,软绵绵,好香!经常惹恼这两棵老香樟长得太快,每年逼得我非架梯上树剪枝不可。

眼下,又是冬去春来的时节,冷湿的湖荡风不知又吹落你多少老叶了?北侧的那棵就算老二吧,你肆意伸枝长叶最

近来,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,不少自媒体,也着手分析《红楼梦》里的时疫防治。有人说,贾府的人多病,是因为爱吃野味。甚至说,贾母给林黛玉吃风腌果子狸,才导致她肺病加重。也有说,王熙凤发现女儿得了天花,马上打点铺盖衣服,和丈夫隔房,堪称“隔离”标兵。这些脑洞,真让人啼笑皆非。

凤姐与贾琏隔房,主要是因为明清时期,小儿发痘疹,流行供奉痘神,比如痘疹娘娘、痘哥哥、痘姐姐等。按照江北的习俗,病房中只能由病儿的母亲和大夫出入,连父亲也要回避,否则是对痘神不敬。因此,贾琏搬到外书房斋戒,而凤姐和心腹丫鬚平儿,随着姑母王夫人,日日供奉痘疹娘娘,照料女儿巧姐。

类似的情况,书里还有一例。第二十五回,凤姐和宝玉,被赵姨娘用魔胜术诅咒,神志不清,寻死觅活,众人束手无策。多亏那一僧一道赶来,指点贾府的人,把他俩挪到王夫人的卧室,将通灵宝玉

被禁足时,令很多人感到无所适从,不知如何独处。我用上网课、锻炼身体、静坐、听书、观影、补觉把时间填满,把情趣、学习、健康项目相结合,充实到似乎每天的时间还不够用。这会,大家才悟得让生命平稳、有序才是一切美好的基础。

凭栏眺望,小区的梅子花已盛开,白玉兰已含苞待放。祈福世人的爱心到神知,盼疫情能随料峭春寒一夜而去。正所谓: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。”

道其实是有惊无险的,所以用玻璃是给你一种脆弱易碎的错觉,让你恐惧,只要信任这特制玻璃能让你安全通过就得了。

离开张家界,继续我们的湘西之旅,行驶了一百多公里,来到了因谢晋导演的电影《芙蓉镇》而出名的古镇王村,现改名“芙蓉镇”,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

神秘湘西

李文

河穿镇而过,街道随山坡起伏延伸,这街使我想到了电影里扫街扫成了跳舞的镜头,这正是编导和演员的神来之笔。古典的建筑镶嵌在绿树丛中。这个“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”,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穿镇而过的溪流在镇口形成了瀑布。它双层叠加,下层瀑布后有一条小道,仿佛穿行在水幕中。蓝天和阳光在飞溅的水珠帘后忽

春恋院树

丁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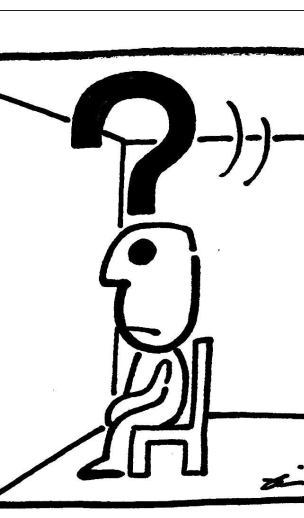
掉你的赘枝,让你往西、往上长。这也真是难为你了,灶房和鸡窝离得实在太近了,你就多担待一点我当时的设计之误。

地处小院中轴线南侧的那棵梅花树,临近过年时就爆出了满树的花芽,宅院过年好几天,花芽是愈发红了,就是没能看到你绽放的洋洋喜气。想必时隔半个多月,你应该穿上斗霜傲雪的红色盛装了吧?然而,这段阻隔了交通的日子,再也无法来欣赏你一年中最美丽的风光了,只能在思念中想象你

悬在门上,由王夫人独自守着,才慢慢好转。

现实中,在清时期的满族人,常年生活在关外,对华北及南方流行的天花,非常恐惧,所以监管更严格,隔离也更彻底。一旦有疫情爆发,必须如实上报,“凡出痘者,一律带出城外二十里居住”,以防在没有抗体的人群中扩散。皇太极、顺治帝曾设立避痘所,以规避传染源。在种痘技术成熟前,皇室幼儿也流行外出避痘。曹雪芹一家,本系正白旗包衣,但迁居长江流域已久,治疗疫病,早已本土化。他笔下的凤姐,得知爱女出痘,虽然紧张,更多的是有条不紊的忙碌。

在贾府,伤风感冒是更常见的流行病,上上下下,不时有人病倒。第五十一回,晴雯得了重感冒,宝玉瞒着王夫人,偷偷请大夫,怕母亲知道了,要让晴雯回表哥家,居住、医疗条件必定大打折扣。所以宝玉只知会了嫂子李纨。

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居家隔离,面壁思过好时机……

隐忽现,不时会呈现彩虹,因为是旅游淡季,游客不多,我们在瀑布幕后的小道上发呆了好久,静静地观赏在不同光照下和不同角度前的景色变幻,任凭水雾弥漫。

在前往凤凰古城途中,一块指向矮寨大桥的指路牌吸引了我,一直想见识一下这项伟大工程,我即刻调整方向,直奔大桥。大桥横跨在德夯大峡谷之上,曾是世界最大的跨峡谷悬索桥。该桥主跨达1176米,桥面距离谷底达355米,2012年建成通车。桥的两端都是隧道,远看真是气贯长虹。这里地质复杂,建造难度极大,人

花开花落的落寂和忧伤……

那好几棵前两年移栽的香椿树苗,长得真快,一年猛蹿一个头。去年开春,吃了好几趟香椿拌豆腐,那个鲜美清香至今难忘。这几天,想必你也春芽萌动,猩红的芽叶正盼着我来把你摘下?

院西的那棵枇杷,你倒是正在悄悄扬花,不知近来又长了多少青绿色的小果?过了这个离别的春寒天,你那金黄的玉丸又能先给饿了一冬的鸟邻居们吃了。也好,鸟们吃了,叫起来就更好听了。我想,就等到初夏来听鸟邻居们的合唱吧,滋味不比吃你的果子来得差;你每年都是先喂鸟,我也从不给你罩上闷气的网。盼着尝几

李纨小谨慎,最怕受牵连。此前,宝玉和湘云烤鹿肉吃,有人

误以为他们要生吃,李纨急得说:“你们两个要吃生的,我送你们到老太太那里吃去。哪怕吃一只生鹿,撑病了不与我相干。这么大雪,怪冷的,替我作祸呢。”知道实情,又说:“仔细割了手,不许哭!”哪里像慈爱的长嫂,分明是急于撇清自己的保育员。得知晴雯感冒,她干脆来个两面光:“两剂药吃好了便罢,若不好时,还是出去为是”“沾带了别人事小,姑娘们的身子要紧的。”

贾府的隔离措施,十分双标。仆婢染病要送出去,以免传染主人,而主人生病,则是另一种情形。第五十五回,来做客的湘云,“因时气所感,亦卧病于蘅芜苑,一天医药不断”。湘云是贾母的亲戚,没人敢把她送回史家隔离。

心怀亲情和温情的红楼人,往往不畏病魔。宝玉对病中的晴

1994年,我家从“一张床”搬到了“一间房”——从浦西的陋室迁居至浦东的60平方米新房。第一年的某一天傍晚就有一只蝙蝠来造访,飞进了我家的淋浴器排烟道,大概因受阻而“吱吱”地叫了几声,又飞出窗外;我这才发现窗外的天空有一群蝙蝠在飞舞。蝙蝠喜欢群居,那时浦东改成“浦东新区”不久,夏日的傍晚看到蝙蝠群舞一点也不奇怪;再说时尚无普及“蝙蝠传染病毒”的知识。其实即使现在也不用紧张,上海(主要是郊区)的蝙蝠只有三种:东亚伏翼、大棕蝠和中华长蝠,它们生活在建筑物的洞孔或缝隙中,昼歇夜出,有冬眠习性;而新冠病毒肺炎的自然宿主菊头蝠则通常生活在山区,以洞穴和悬崖峭壁为栖息地。

蝙蝠系哺乳纲,翼手目动物的通称,是唯一具有飞翔能力的哺乳动物,它们的指间以及前肢与后肢之间生就薄翼膜,通常后肢之间也有翼膜,分大蝙蝠和小蝙蝠两大类。大蝙蝠以果实为食,小蝙蝠(包括菊头蝠)种类较多,主要以昆虫为食;个别种类食鱼(如食鱼蝠),还有吸其他动物血的(吸血蝠)以及食花蜜、花粉的。

蝙蝠为什么要倒挂睡觉?蝙蝠虽然会飞行,然而飞翔能力毕竟不如鸟类,由于后肢短小不能支撑行走,又无法快速爬行,很难像鸟儿那样获得起飞前的弹跳力,无法从平地上一蹴而起,所以必须爬到高处,先来个滑翔。另一方面,如果蝙蝠在地上筑窝,一旦天敌来捕食,那就只能当牺牲品了。大自然造就一个生态平衡的地球,必然有其方略,进化是一大手段——从解剖学出发,蝙蝠后爪中的肌腱与人的脚趾或手指中的肌腱结构完全不一样,当肌肉放松时,反而使后爪死死地抓紧了建筑物或岩体突出部分,同时将身体卷缩起来,供血系统也经调整而不会“冲击”脑袋(不会头疼)。倒挂卷缩,对冬眠的蝙蝠来讲,好处多多:在安全的高度,完全放松地等待着春天的到来;此外,可让排出的粪便直接掉到地上,不污染它们自己的栖息地。与此相反的是,如果想松开后爪,倒是会消耗不少能量的。

在进化过程中,蝙蝠选择了有利于飞翔的性状,并遗传给后代,不断得到强化。再说,蝙蝠的细胞也在发生变化,由于在空中飞翔所需的能量是地上行走的3至15倍,因此生物体内细胞主管供能的“线粒体”也进化得越来越强,然而跟鸟类相比还是有差距,因此蝙蝠不如鸟类直接竞争;白天隐蔽,夜间捕食,这是蝙蝠在生存斗争中展现的一种智慧。蝙蝠是夜行害虫的捕食者,有的是植物的授粉者和种子传播者,被列为对人类有益的动物,然而几十年以来,几乎所有致命的病毒爆发(新病毒或老病毒的变异)都是蝙蝠或中间宿传播的,于是有人提出应该赶尽和灭绝蝙蝠。其实这是一种不可行、不科学的下策,蝙蝠是地球生态系统中极为重要的群类,几乎每一种来自蝙蝠的致命疾病往往是因为人类主动侵犯了它们、威胁到它们的栖息地所致。蝙蝠,倒挂并非游戏,致病不是本意。千万不能惹出更大的灾难。

七夕会

个被鸟吃剩的果子,有点涩,但心里甜。

还有,院门口那棵寓意迎客的银杏树枝条上,也应该爆出绿芽了吧?真要向你道歉啦:去年,把你修掉了太多的枝干,你一下子受不了,没能尽情地开枝长叶,也让我提心吊胆了整整三个季节。好在,你挺顽强,到了秋天照样挂出了一颗颗由绿转黄的银杏果,只是数量大不如前。在一年的疗伤中,我给你松土、除草、施肥,盼你今春一定会重展美姿,在我看不到的春雨里,饱胀的芽头渐渐张开了绿的翅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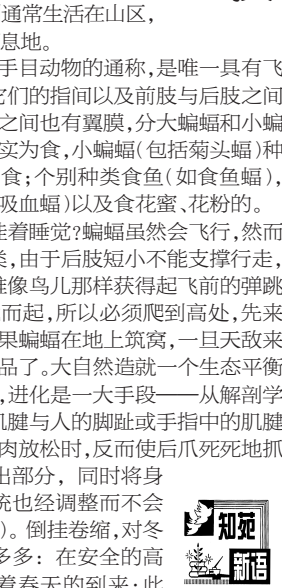
雯,全力回护。巧姐儿染上天花,凤姐一直陪护,毫不担忧得了天花会毁容。第五十三回,邢夫人得了火眼,她无儿无女,缺少母性,平素待晚辈冷淡挑剔,而她的庶女迎春、侄女岫烟温柔敦厚,依旧悉心侍疾。有肺病的黛玉,也一直访客不断。

纵观历史,光环和崇拜,也能让人忽略传染病。文艺复兴时期的西蒙内塔·韦斯普奇以美貌著称,相传,波提切利笔下的维纳斯,就是以她为原型。她因肺结核早夭,据说整个佛罗伦萨城,都来瞻仰她美丽的遗容。肖邦常年患有肺结核,愿意高价跟他学琴的人,络绎不绝。他曾去伦敦演出,爱弹钢琴的艾尔伯特亲王,还凑近了观摩,以便“偷师学艺”。

最惨烈而无奈的,是迫于生存的压力,放下对疫病的恐惧,比如芥川龙之介写的老妪,在罗生门门楼上拔着瘟疫死者的头发,换取饭钱,丑陋却真实,令人叹息。

倒挂卷缩,不是杂技

陈钰鹏



知苑

新语